

世事譬如汪洋，浊浪滔天，
人如草芥飘摇无力，
她却不愿随波逐流，
更不甘心任人摆布，
说书论国事，写世情小说，
入四夷馆，使扶桑而以死明志……

女官

NV
GUAN



小狐濡尾
著

她会八种番语、十二种方言，
只身平定西域各国，敢与皇帝分庭抗礼，
一步一步，以女子之身走出古往今来第一条路。

第一女官的传奇一生
(网络原名《四夷译字传奇》)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女官

NV GUAN

小狐濡尾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女官 / 小狐濡尾著. -- 哈尔滨 : 北方文艺出版社,
2015. 2
ISBN 978-7-5317-3174-0

I. ①女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36074号

女官

策 划 / 北京记忆坊文化
作 者 / 小狐濡尾
责任编辑 / 王金秋 牟国煜
特约编辑 / 张才日
封面设计 / 80零·小贾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地 址 /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D栋526室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邮 编 / 150080
经 销 / 新华书店
印 刷 /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/ 670×970 1/16
印 张 / 16
字 数 / 275千
版 次 / 2015年4月第1版
印 次 / 2015年4月河北第1次印刷
定 价 / 29.80元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3174-0

目 录

CONTENTS

- 第一章/说铁骑儿/ 001
- 第二章/道阻且长/ 019
- 第三章/三绝书局/ 038
- 第四章/黄钟初音/ 058
- 第五章/四夷之策/ 081
- 第六章/凤仪刘氏/ 100
- 第七章/逆风而行/ 120
- 第八章/扶桑来朝/ 136
- 第九章/行人之行/ 153
- 第十章/东海潮生/ 174
- 第十一章/山海戍关/ 196
- 第十二章/金殿对君/ 214
- 第十三章/左揽繁弱/ 234

第一章

NI GUAN

说铁骑儿

“国泰民安福永昌，兴隆正利同齐祥，协益长裕全美瑞，合和元亨金顺良。惠丰成聚润发久，谦德达生洪源强，恒义万宝复大通，新春茂盛庆安康。”

一向春风满面的春意楼老板陆二爷脸上，近几日冬雷震震，乌云沉沉。

“这是那小先生说的？”

伙计弓腰垂首，老实道：“是，那小先生说，这八句诗里任取两三字，都是响当当的好店名儿。”

“俗气！”陆二爷从鼻子里哼了一声。向来座无虚席的春意楼，今日只剩了稀稀拉拉几个过路的茶客。本来短粗的眉头，硬是拧成了个死结。

“昨儿也没见这么少人——”

伙计眼神向外瞟了瞟，更加小心道：“据说今儿小先生要讲《金鼓名将传》的最后一回‘穿云箭传奇’，说的正是当年的三箭定西关的罗晋罗大将军。”

“疯魔了！都疯魔了！”

陆二爷烦躁地踱了两步，咕咚喝了一大口茶，白瓷茶杯在檀木桌上重重一顿，气急败坏道：“走！去泰丰源！”

正值冬月，大雪纷飞。

泰丰源在京城城南涌金口，三教九流汇聚之所。不过是个两层的茶馆，挂着幅破旧的青幌，在闹市各色彩门欢楼中，充分地不起眼。街道上穿着褐衣褴褛的下层平民摩肩接踵，不时有两只鸡扑腾着飞出来，又被人呼喝着捉回去，留下一地鸡毛。地上厚雪被踩得漆黑。

陆二爷拿香帕掩着鼻，气不打一处来。“这种腌臢地方，那些王孙公子也肯来？”

及至门口，才发现里三层外三层都是踮着脚尖往里瞧的人。别说进去听了，怕是连泰丰源的门槛都迈不过去。

陆二爷正气郁间，见门口聚着的人堆里挤出一个熟悉的臃肿身躯。那弥勒佛似的胖子抬袖擦了擦脸上挤出来的一层油汗，喘着气儿四下张望，像是在找什么人。

“老何！”

胖子听见有人叫他，骤然吃了一惊，见是陆二爷，脸上顿时露出一个夸张油滑带着点自得的笑意。

“原来是陆二爷！今儿是什么风，把您给吹来了？”

陆二爷依旧是端着阳春白雪的清高架子，哼了声道：“泰丰源的名儿如今在这京城上下如雷贯耳，陆某人怎敢不来瞻仰瞻仰？不料贵店好生气派，陆某人竟是一只脚都迈不进去！”

老何笑哈哈道：“哪儿能呢！京城第一茶楼的老板来了，我这小店哪有不奉座之理！来来来，劳烦二爷屈尊，胖子给您开道——劳驾，让让，让让！”

老何带着陆二爷满头大汗地挤到书场前面，招呼着伙计匀出个凳子给陆二爷坐。虽看不惯那凳子的粗陋，但瞅着那水泄不通的气势，陆二爷还是皱着眉坐了。

书场上一桌，一扇，一惊堂木，却是没人。

见到老何进来，有人不耐烦嚷嚷道：“这都等了三刻钟了，小先生还不来？这书是讲还是不讲了？！”一片应和抱怨之声如潮，老何擦着汗，张臂赔笑安抚

道：“马上到马上到！定是雪大，路上耽搁了。列位客官甭急，小店每人免费奉红糖姜汤一碗！”侧过去，又绷着张黑脸支使小伙计去门口看看人来没有。

陆二爷百无聊赖，四下里张望。这泰丰源茶馆，着实简陋。顶上的琉璃瓦泻下矇眊天光来，四面八扇窗户拿透光的白棉纸糊着，狭小的书场上燃着一大盆炭火，屋子里倒是暖烘烘的，光线却不甚好。相较于一楼人挤人人挨人的混乱，二楼倒是清爽括整许多，想必是专门辟出来给有身份有银子的贵人坐的。三扇屏风隔出两个包厢，正是听书最好的位置。其中之人俱是锦衣华服，陆二爷不由得多看了两眼，却因逆着光，看不大真切模样。

茶馆中人声鼎沸，忽然听到一声大叫：“哎哟，哪里来的小叫花子！——欸欸，说的就是你呐，还挤！”

众人循声望去，但见说话那人身量颇高，估摸着是站在凳子上，拎鸡子似的拎起一个瘦巴巴的小个子。那小个子穿着身臃肿的大棉袄，一手抱着个鼓囊囊的袋子，一手抱着个小箱子，半张脸都陷在那硕大的棉袄中，双腿乱蹬，甚是滑稽。众人哈哈大笑，老何却急得跳脚，拨开众人喊道：“放下放下！——麻烦让让——哎哟喂我的小祖宗欸，您可算来了！”

近处几人仔细看了两眼，乐呵道：“哟！可不是小先生！”

老何犹嫌那小先生个头小挤不动，一把将他抱了起来，金刚一般几步冲了出去，将小先生搁在书场中央。

陆二爷这才看清楚那小先生的模样，心中大为吃惊。

原来这小先生，果然是个“小先生”！

看他身量不足，眉眼秀气稚嫩，至多不过十二三岁年纪。十二三岁能讲古讲得名动京城，不免叫人难以置信。陆二爷心道，恐怕又是个被拐了出来卖艺的娃娃。只是唱戏练把式的小孩多了去了，出来说书的少年却不多见——起码得记性好吧。

少年一张小脸冻得青紫，抖抖索索把袋子和箱子放下，又在炭火边烤了一会儿，那冻得僵硬弯曲的小手方伸得直了。陆二爷瞅了眼那袋子和箱子，原来是一袋米，约莫有四五斤；箱子是个书篋，比米袋还大些。

只见那少年暖完了手，又从袖中扯了块辨不出颜色的帕子来放在地上，接着竟脱了鞋，露出一双白生生的脚丫子出来站在帕子上。那鞋已经被雪湿透了，足

趾尖儿还破了个洞。少年把鞋放在火边烤着，小脚在帕子上擦了擦，呼了口气，终于低头伸手去解那大棉袄的扣子。

场中固然大多是常客，但也有不少是最近方慕名而来的。这些人目瞪口呆地看着那少年自顾自地做着这一连串事儿，良久，终于忍不住窃窃私语起来。

“这就是那小先生？这么小？讲得出那《金鼓名将传》？扯吧！”

“这小先生……怎的这么穷酸哪！”

“可怜啊……”

“怕是没爹没娘才会这么小就出来说书吧！”

……

场中正骚动间，忽听见那少年开了口，清清凉亮说了句：“今日好大雪。”

他仍是埋头费力解着扣子。那大袄显然是大人的衣服改的，衬得那少年愈发单薄羸弱。然而一句出来，场中顿时鸦雀无声，愣怔着面面相觑，不由自主地点着头，纷纷附和道：“是啊！”“是啊！好大雪！”

少年终于把那大袄解了下来，露出里面穿着的白色粗布小袍子，洗得发旧，将火边的鞋子翻了一面，又道：“片片大如钟。”

众人茫然，想想雪片大如钟，也挺形象啊！莫非这小先生直入主题，已经开始说定场诗了？

少年有模有样地抻了抻小袍子，蹭着足底的帕子转过身来面对众人，颇是孩子气。陆二爷看着那少年的模样，只觉得他五官生得并非不好，然而放在一起，却令人觉得平平无奇，倘是放在这一场的百千人中，定是泯然众人了。然而少年忽然咧嘴一笑，眸子顿时生了五色神采，令人目眩神惑。

他笑嘻嘻道：“黑狗身上白，白狗身上肿。”

场中一静，哄然爆发出一阵大笑。陆二爷摇摇头，本以为这少年能说书，看着也十分文气，作出诗来，竟这般粗俗。“难怪也只混得了涌金口！”陆二爷自言自语道。

少年抿着唇，站在这场中，待众人渐渐止了笑，方拱手道：“小子贪书误了时辰，让列位看官久等，实在罪过。小子讲完了《名将传》后，将奉送一段《南海十六国记》以表歉意。”

场中一片欢呼叫好之声，陆二爷听见旁边一人对身边人道：“你是不知，小

先生在涌金口是以讲番国的奇风异俗扬名的，那《南海十六国记》，恐怕比《金鼓名将传》还要精彩呢！”少年拿下鞋套在脚上，慢吞吞移到桌台前，清了清嗓子，一声惊堂木脆响，满座噤声。

“扫荡残胡立帝畿，龙翔凤舞势崔嵬。

左环沧海天一带，右拥太行山万围。

戈戟九边雄绝塞，衣冠万国仰垂衣。

太平人乐华胥世，永永金瓯共日辉。

“这首诗夸我朝圣上之霸业鸿祚，赞京都昌荣盛景。想我朝圣上雄图壮志，东征西讨，北伐南抚，重开千秋之一统，万世之太平，丰功伟烈，震撼宇宙。

“说到帝者丕业，便不得不提战功赫赫的千古名将。列位看官今日来此，必然已经知晓小子这《金鼓名将传》，讲的是自三皇五帝以来，历朝历代金戈铁马、气吞万里如虎的不世英雄。列位看官便要问了，历朝历代都讲了，为何不讲我崇光一朝的名将？难道我崇光一朝，便没有足以千古流芳的英雄和名将了么？”

少年顿了一顿，场中略略骚动起来，但闻人声议论道：“……我朝铁衣十八骑、萧山五虎……哪一个不是铁骨铮铮的英雄？更别提威震天下的靖海王、晏江侯了！……”

少年微微一笑，一拍惊堂木：“列位看官说得不错！当今天下，人得了小子这《金鼓名将传》的——”他竖起三根手指摇了摇，“有三位。”

座下更是一片沸腾，有人大笑道：“小先生好大口气！”“可不是！天下英雄，竟只有三人人得了小先生的眼！”

少年毫不理睬场中人的挑衅，眸中神采飞扬，继续道：“但人之功罪，讲究一个‘盖棺论定’，也就是说，小子这《金鼓名将传》，只——讲——逝——者！”

一语既出，满场皆惊。

少年道：“我朝三位可入小子《金鼓名将传》的英雄，一王一侯自不必说，芳名垂汗青，千载永不灭，世所公认。二名将功成身退，深藏身与名，令人钦佩不已。二位仍在人世，小子不说。然而还有一位名将，辞爵不受，回守南疆，一年之前，旧伤复发，与世长辞，年仅四十有余。”

少年言声渐低，怆然悲肃。场中千百人闻之寂然，心中恻痛。

“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，这位名将，便是曾经三箭定西关、创下四十三战无一败绩之传奇的——穿云箭罗晋，罗大将军！军中歌曰：‘将军三箭定西关，壮士长歌入龙川。朱齐犹恨气数短，豪杰何惧埋青山！’”

“将军三箭定西关，壮士长歌入龙川”两句一出，众人恍若梦回那英雄辈出四海叱咤的风云年代。遥想当年朱氏北齐、明氏南楚二分天下，诸藩并立。南楚皇帝，也就是今上，少负一统天下的鲲鹏之志，二十余载励精图治，先后降服东西藩国，十年之前挥师北上，前后五年征战，将北齐逐出关外。自此，南北两地法度一，货币同，有无相通，赈粮并济，文教相融，开启一代太平治世。

“靖海王、晏江侯固然是暗恶叱咤的绝世名将，但毕竟都是出身世家。咱这位罗晋罗大将军，白身举于南越鱼盐之中，蹶足于行伍之间，全凭一己之百战军功崛起于西征之途。北伐战功与一王一侯不分轩轻，今上欲以加王侯之爵。诸位且说，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”

座中爆出一阵叫好之声：“好！布衣王侯！”“罗大将军是真英雄！”

少年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间将罗晋波澜壮阔的一生娓娓叙来。烽火起处，壮怀激烈；蹇滞之时，潇潇雨歇。直听得众人时忧时喜，如痴如狂，千情万绪，俱系于那少年晶亮双眸、翻飞薄唇。

“想那罗大将军如此英雄豪杰，竟是终身未娶，晚景阑珊。临至去了，只有一名义子守灵。”

南疆距离京城万里之遥，罗晋未受封爵，不能享国葬之礼。是以罗晋之死，京城中大多数人并不知晓。此时众人听闻他英雄一世，末了晚景竟是如此凄凉，不由得唏嘘不已。却有人碎嘴问道：“不知罗大将军为何终身不娶？”

少年抿唇一笑，道：“此事恐怕这世间已经无人知晓了。不过小子曾经游方南疆，倒是听过一些传闻——罗大将军爱慕皇上，眼中无他。”

一石激起千层浪。当今皇上天威鼎盛，何人胆敢论及皇上私事半句？遑论与皇上相关的私情了。然而不敢说，并不意味着不感兴趣，少年抖搂出这么一个天大的八卦来，满场哗然，处处闪动的，皆是兴奋的、会意的目光。

陆二爷眼神恰瞟到二楼包厢中，一个紫袍鸾带的年轻公子拍案而起，手却被里座之人按住。里座之人被屏风遮了大半边脸，看不清楚面容。然而那紫袍公子似乎对那人十分恭敬，触到他眼神后便抑着怒气复又坐下。紫袍公子站起来时，陆二爷看清了他的模样，不由大惊。

座下有人高声问道：“以往每一名将说毕，小先生你皆有一字评，不知今日罗大将军是为何字？”

“仁。”少年声音稚嫩，落音却铿锵有力，毫无犹豫。

“怎讲？”

少年犹豫了一下，道：“当今圣上一统天下，文治武功垂宪万世，独惜其杀戮心过重，手腕酷烈无情。北齐皇室三十八人，包括刚降生不久的幼子朱镛，一命未留。然而罗将军不杀降将，不杀俘虏，最善不战而屈人之兵，所过之城，俱得保全。北地能在战后三年之内得致仓廩丰实，户口蕃息，泰半归功于罗将军北伐之仁。”

话音未落，二楼包厢传来一声冷笑，众人循声而望，但见那紫袍公子冷声道：“皇上之功过是非，岂容你这小小孩童置喙？”

一语生威。场中顿时寂静了下来。众人都暗暗为这小先生捏了把汗。皇上弑兄自立为帝，酒宴之中狙杀藩王……这些都是世所周知的。然而纵有微词，谁又敢直言犯上？更何况若非心如石，腕如铁，又怎能平定这烽火乱世、傲睨四海？

陆二爷心道，这少年到底年幼，不知轻重。也是他树大招风，平日价在涌金口这种地方给平头百姓讲讲古也就罢了，谁知把不该来的人引来了呢。

少年见那公子约莫十七八岁年纪，然而容端体肃，周身威势隐隐，一身深紫锦袍毫不张扬，却透着清贵之气。这公子坐在最外侧，里面亦有几人，只是光线不甚好，看不清模样。少年心道今上只有一子，单名一个严字。人言太子容色袭其父母绝代风华，世所罕有，这公子生得虽是正气浩然，却断断与风华绝代四字不沾边，想必至多是个京中贵族。心中踏实了大半，便道：“所谓‘青史字不泯’，自古名留青史之人，功业烂照之外，功罪自然也要任人评说。更何况当今圣上是万世明主，小子据实而言，圣上也不至于就因着两三句话就砍了小子的脑袋吧？”

少年似乎听到紫袍公子里侧之人一声轻笑，又好像和紫袍公子说了句什么。未待紫袍公子再言，旁边包厢的一人却开口道：“小孩儿，你这小小年纪的，这些故事呀话儿呀，都是从何处听来？”这人语带笑意，说话轻飘飘的，颇有些玩世不恭的轻佻意味。天下一统之后，皇帝定都于南北两地之间的重镇郢京，郢京本就是“九省通衢”之地，各地人口夹杂。这人言语词句之后皆带着“儿”字，

是标标准准的北齐官话，当是个土生土长的北地人。他衣着锦绣华丽，大冬天的手上却摇着一把坠着蜜结迦南的素色芳风沉香三十二骨扇，遮去了大半张脸。五根手指上倒有四根带着镶嵌玉石玛瑙的各色指环，富贵逼人。

陆二爷久居京城，见多识广，单是凭那一把折扇便识出了此人的来历，心中暗道这位爷竟然也来了这泰丰源，看来今日自己这一趟，真没白跑。陆二爷常在达官贵人中周旋，心似比干七窍玲珑，细细揣摩了一下那人刚说的话，无端浮出了一个念头：这位爷看似随口一问，实际上却是给了那少年一个稳妥台阶下？

那少年若是懂得明哲保身，当就坡下驴。

然而只听那少年不服气道：“我不是小孩了，书都是我自己编的，评语也是我自己下的，与他人并无相干。这些故事，爷可曾在别处听过？”

陆二爷暗暗摇头，这少年意气轻狂，那位爷的一句话，无论是试探还是开脱，在他耳里想必都成了讥讽。眼风扫向包厢，那位爷眯着眼，斜倚在椅上摇着扇子，神情莫测。旁边的包厢倒是又恢复了淡然，紫袍公子端正庄重地坐着，面无表情。

《金鼓名将传》讲完，竟是无一人有走的意思。座下人已经紧着小先生尽快开讲《南海十六国记》。少年瞅了瞅屋顶天光，喝了口茶润了润嗓子，便紧锣密鼓地讲起来。交趾、安南、暹罗、三宝瓏、北婆罗洲、实叻……各国风物异闻拈手即来，时不时夹杂语音古怪奇特的番语打趣，乐得众人前仰后合。

有人问道：“小先生，你真能讲番语？”

少年笑咪咪的，得意道：“当然会！”

场中一阵骚动，几个人拥着一个褐肤厚唇宽鼻的矮个子站了起来。那人自称是暹罗商人，以暹罗语与少年言语，少年果然对答如流。

暹罗商人跷着大拇指，以生涩官话道：“厉害！”

座中一片轰然叫好，少年更是眉飞色舞，一双眼亮得如星辰一般。

这一段《南海十六国记》讲完，又是近一个时辰。少年道了谢急急要走，众人却觉得意犹未尽，怂恿着少年再多讲些。老何自然巴不得茶客们多留会儿，也絮絮地劝那少年。

少年扬着手上米袋，急道：“天色已经黑了，米还在我这里，爹爹回家看见

冷锅冷灶的，定是要出来寻我了。”

茶客们笑道：“小先生，你在这里多赚些银子，回去和你爹下馆子，可不是更好？”

少年急得直摇头：“爹爹不许我……”

有人突然大声道：“这样吧，小先生，再唱一段《十八摸》，我们大伙儿就放你走，如何？”

陆二爷大吃一惊，这《十八摸》不就是时下最流行的粗俗段子？这涌金口的人，当真下作！青楼里的姑娘们唱唱也就罢了，竟让这小先生当着百千人之众来唱，可不是下流？

然而众人竟是一片应和之声，少年被困在场中，几乎就要哭出来：“我爹爹说，这个段子以后再不可以唱了……”

“啵”的一声，那人在茶桌上掷下一锭银子，高声道：“小先生，甭管你爹爹不爹爹的，再最后唱一遍，这一两银子就是你的！”

少年直直盯着那锭银子，眼睛亮了亮，细长泛白的指尖摩挲着怀中那个掉了漆的书篋，良久，一咬唇：“好，一言为定。”

陆二爷老脸一红心中一荡，暗骂无耻无耻，自己这种风雅之人，怎能听这种下流淫词？顿时如坐针毡，眼神却半分移不开那少年的一张脸。又觉得他那并不十分出众的容貌突然标致了起来，那淫艳之词从那张淡红小嘴里吐出来，定是别有一番诱人情致啊……

一片喧闹声中，少年挽起双袖，从老何手中接过七件子，右手执两片大竹板，左手五片小竹板。打板声一起，叫好声连连。大竹打板抑扬顿挫，小竹打眼密如雨点。

陆二爷心道拿莲花落来唱十八摸，这倒还是头一遭听。

打板三巡，少年启唇唱道：“城西走马杨柳树，城东观花燕子窝。林子大有好多鸟呀，听我唱曲十八摸。

“一摸摸上姐的手，十指尖尖细又柔。官家银子生了翅呀，淮堤十年无人修。

“二摸摸上姐的眼，眼仁黑黑清又圆。龙王一朝发了威呀，万人凄凄离家园。

“三摸摸上姐的鼻，鼻梁挺挺尖又直。鬻儿卖女心凄惨呀，朱门酒肉走得急。

“四摸摸上姐的口，嘴儿红红赛丹蔻。二两银子卖了身呀，骨肉分离入青楼。”

……

陆二爷越听越是心惊，这哪里是秽词《十八摸》，分明是在说一年之前的那场淮河大水灾！借着个风尘女子之口诉说身世凄苦，到最后竟直指朝中户部、工部和吏部的大员！

“奉命捉拿逆贼左钧直！”

竹板声犹在脆响，一队官兵杀气腾腾冲入了泰丰源，堵在门口的茶客被冲得人仰马翻，惊叫声嗷嗷一片，更多人茫然不知所以。

左钧直？左钧直是谁？

书场中混乱非凡，人们尚在惊诧之际，场上那少年已经被反剪双臂压倒在地。少年刚叫了声“你们有无王法！”便被勒了嘴，呜呜叫唤着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
楼上紫袍公子骤然撩袍起身，袖中金影一晃令牌正要出手，一柄未出鞘的长剑“啪”地将他手打了回去。

“殿……少爷？”

烛影摇曳，屏风半掩，在厢中人面上投下深深浅浅的阴影，独现出嘴角一弯似怒似诮的弧线。

“金吾卫，非五城兵马司，没看出来么？”

紫袍公子凝神一看，这才注意到这些官兵腰悬铜牌，罩甲上围项帕俱是赤色，果不是专司京城治安拘捕事宜的五城兵马司番子手。

竟是上直十卫亲军之一的金吾前卫！捉拿区区一个说书小子，竟然动用了金吾前卫？

眼看着那小先生被金吾卫粗鲁地拖出了大门，瓜子干果掀落一地，紫袍公子怔怔望向厢中人：“难道是皇上……”

厢中人未点头亦未摇头，唇角紧紧抿成一条直线。

“小钟，去查一下左钧直是何背景。叶轻，跟着他们。”

两条人影从包厢暗处掠出，无声无息消失在苍茫夜色中。紫袍公子望着窗外纷飞的鹅毛大雪，低声道：“小小年纪如此博闻广识，莫非和江北左家有关？”

两道凌厉目光射向他：“文职诸事你倒是清清楚楚，武备军功上却欠了些火候。”

紫袍公子羞惭低头道：“少卿明白。”

前一刻还是茶客满座人声鼎沸，下一刻已是杯盏狼藉空寂凄凉。几个伙计毛手毛脚收拾着地上的碎瓷片和打翻的桌椅，老何死了爹娘一般哭丧着脸。门板大开，寒风刀子般刮了进来。

有人立在他身边，任凭雪花扑了满身。那人伸出白净的一只手优雅地掸了掸项上那圈黑狐毛上的雪沫，不痛不痒地道：“这辈子都甭指望小先生再回来了，老何啊，你还是老老实实卖三文钱一碗的大碗茶吧！”

茶客们作鸟兽散，老何平白无故亏了许多茶钱，自是痛心。然而痛心归痛心，他究竟是个实心肠子的人，那人这么讽他，他却也不放心上，反而呆呆问道：“二爷这说的，小先生怎的回不来了？不就一首《十八摸》？究竟是个不懂事的孩子，打个十几二十大板的，不也就过去了？”

陆二爷冷笑一声，似是极为不屑：“这般没有眼力见儿，难怪只能混涌金口。你啊，这辈子都甭想进朝天门喽！”

朝天门是富贵繁华地，春意楼便是朝天门的第一大茶楼。京城人言“有钱朝天门，无钱涌金口”，说的便是这两个地儿。

老何急道：“二爷，您就甭卖关子了。我这急呢！”

陆二爷道：“摸摸你这脑袋，还在脖子上，便谢天谢地吧！你这泰丰源，今儿沾了龙气了知不知道？”

老何“啊”了一声：“皇上来了？”

陆二爷恨铁不成钢：“皇上来了哪里还是这架势？你这楼都要给掀了去！那贵人虽一直没露脸儿，但虞少卿虞大公子我却看得清清楚楚。虞大公子是什么人？太子殿下的伴读之首啊！能让左都御史的大公子如此俯首帖耳的，除了太子殿下，还能有谁？！”

老何一拍脑袋，哭倒在地：“哎哟喂……小先生这可闯了大祸了……”

陆二爷看着书场上七件子凌乱散落在地，小先生的大棉袄被践踏成了破烂溜

丢一口钟，那袋米也洒得到处都是，不由得深深一叹。

年少轻狂，祸从口出而不知。只怕那出一两银子买他一首《十八摸》的，正是要诱他上钩的吧。

小先生，倘是能留得一条性命，便好自为之吧。

门外大雪滂滂，门内灯影幢幢。

人来了又往，混乱之中，却无人注意到一只珠光宝气的手拾起了少年那个掉了漆的破旧书篋。

打开，墨香扑鼻，一溜儿的新书排得齐齐整整。

书脊上俱骑着“三绝书局”的篆字朱印，印泥犹鲜，殷艳欲滴。

那目光便带了点深幽。

少年被拖出去之后即被黑布蒙了脸。待再见到光时，已是在一座森森地牢。阴暗墙角点了几支火把，照亮了一排狰狞刑具。

“你就是左钧直？”

少年从慌乱中回过神来，见面前木椅上坐着个络腮胡子的百户，一双套着牛皮靴子的粗壮长腿搁在放着笔墨纸张的桌子上，气焰甚是嚣张。

膝弯一痛，被身后的狱卒猛一脚踢得跪倒在地。

“大人问话，没长舌头？”

少年慌忙道：“草民正是左钧直。”

“父亲可是叫左载言？”

少年愣了愣，懵懂道：“是。”

百户一摆手：“打！”

少年尚未想透百户这三句话之间的关系，屁股上已经狠狠着了一板，疼得他大叫起来。身后那狱卒显然是个老手，没因着少年撕心裂肺的叫声有丝毫的停顿。板子十分有节奏地、带着均一的力道落了下来。

少年被打了五大板之后脑子终于清醒了些，喘着气挣扎叫道：“不在大堂，未有审讯，这是……滥用……私刑！”

而他叫了之后，那板子的力道竟是更重，每一下竟都叫他浑身一颤，疼得无法呼吸。